



张君劢儒学著作集

张君劢是近现代的著名学者，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提倡复兴儒学，而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主要著作有《新儒家思想史》、《文理学十讲纲要》、《明日之中国文化》、《儒家哲学之复兴》、《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等。

新儒家思想史

张君劢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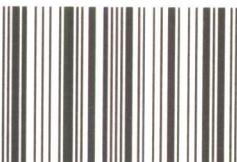
朗朗書房

Long-Long Book House

倭铿门人张君劢，当年人称玄学鬼。清华园里讲人生，科玄论战由此起。人生主观而直觉，科学客观而论理。意志单一综合之，因果类同分析已。民主政治当修正，儒学宪政可接轨。中西之际释如冰，古今之变善若水。

——黄玉顺《咏张君劢》

ISBN 7-300-07575-4



9 787300 075754 >

ISBN 7-300-07575-4/C • 337

定价：39.80 元



张君劢儒学著作集

新儒家思想史

张君劢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儒家思想史/张君劢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张君劢儒学著作集)
ISBN 7-300-07575-4

I . 新…
II . 张…
III . 新儒家—思想史
IV . B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0240 号



张君劢儒学著作集
新儒家思想史
张君劢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 - 82503022
编辑热线:010 - 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0 mm×229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9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42 000 定 价 39.80 元

出版说明

张君劢一生充满着矛盾,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但他在政治与学术这两个领域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虽然不是一个成功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不重要。实际上,在这两个领域里的许多方面,他都产生过有形或无形的影响。本次编选《张君劢儒学著作集》,正是着眼于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体认,于当今或有裨益,亦可为一个难得的文献资料。囿于时代,张君劢在思想上或有偏激抑或保守之处,在言论上或有不当之语,但我们相信今天的读者自能披沙拣金,有所鉴识取舍。

张君劢的著作一向少有整理,底本错讹之处颇多,本次出版由张君劢研究会负责整理提供底本,编校中对于因时代及个人语言习惯的关系而与当今不同的语词及译名,一仍其旧,不作更改,只在必要处加脚注标明。由于所选篇章时间跨度较大,同一名词有时用字不同,为避免引起读者歧义,我们择其某一用法作了统一。各书所选文章,张君劢多用民国纪年,我们也保留不改,而加脚注标明公元纪年。底稿中标点错乱很多,我们依据现在的标点习惯,作了统一改正。对于一些篇章中不适当的说法,也作了适当的删节。

此次编校,或许还有不少错误未能校出,欢迎广大读者指正,以期改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7月24日

序

两千五百年来，曾有过三个文化，对世界思想发生很大的影响，此即中国、印度及东地中海区，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并溯源于远古，它们中每一个，虽然程度不同，但迟早都强调一个基本需要。我们现在的世界，通过科学和工程学，已成为了地理上的一体，这些文化中的任何一个，对整体的完成都有它的贡献。对于西方于自然之不能匹敌的理解，现在我们能顺利地加上一长列中国思想家在伦理学上和人际关系之艺术上的察知(Perception)，及印度先知对超越于尘世之实体的不尽探讨。

这三个探究虽然是同等有效的，并在它们领域内能获得特殊的洞识(Insight)，但是它们中没有任何一个能正确地坚持它能单独地实现所有人的潜能，只有在这三个和其他文化相互滋养，人类方能达到合一世界要求的新意识境界。

为了促进对一个中国伟大哲学——儒学——的更深入了解，张博士完成了这本书；为表示这个主题最大的景观，他借用了长列的新儒学思想家的眼光去检讨儒家发展的过程。新儒家们是在第八世纪开始他们再检讨的工作，而在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开放出绚丽的花朵；直到现代，仍不断有瞩目的新学派和批评家出现。这个运动实际上远超过了要复兴儒家传统的本旨；它在一种新意见的风气下，做了重新整理、重新评价传统的工作。这个风气是经由两个并驱的哲学——道家和佛教——强烈影响下而生起的。道家是土产的思想，佛教则于西元一世纪后从印度传入的。这些竞争系统有力地刺激新儒家去做新的思考，主要是提供给新儒家更丰富的“心理学字汇”(Psychological vocabulary)，及开始强烈吸引他

们，而终使他们感到困惑的形上学。于此，他们回到自己儒家传统伟大经籍上做更深一层的研究，并以这新而宽广的基础重新解释它们。

这个思想的骚动越过国界。由于使用共同的文字，这些新儒家的作品又传播到韩国和日本，并且受到当地学者的阅读及检讨。另外并行的学派和个别的解释家兴起，借由他们的教学和著作，造成了在道德理想、教育、政治理论和人生形式上很大的影响。事实上，如果我们对这种运动没有一些认识，则我们对韩国和日本在过去三百年的知识生活，便不能有正确的了解；所有这一切都是人心灵在这长期为攫获人生坚固立足点的奋斗中之一部分。对人际关系的认识，当我们朝向一个新纪元的曙光迈进时，没有人能够对其根基有那么大的信心，而敢忽视中国思想家在这方面的贡献：他们诚心努力界定人在社会中的责任，并使他们的道德研究又合理又能引人乐循——这确实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张博士是第一个人将这些新儒家的许多语录和著作摘引译成英文，并把一些有不同表达方式的语汇标准化，他的确为我们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至于印度思想怎样以佛教的方式逐渐对中国人的思想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张先生也清晰地指出了。另外一些中国不能接受的部分，也并未被忽视。张先生比较了中国新儒家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思想间的异同，不但将推理做得更清晰，而且也给读者一种人类从根本上是同一的新鲜感受；更显著的也许是张先生将新儒家与康德思想的比较，因为康德强调道德意志比理论悟性更具优先性，而使得他更接近于中国思想。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哲学无论如何有用，并不单是意味理论的架构而已，而是发现德性如何能更完善地表现在人生上的一门学问。

恒慕义
(ARTHUR W. HUMMEL)

再序

近代中国儒家思想之所以晦暗不彰，我以为有如下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伤害儒家思想，已有一世纪之久。大约从鸦片战争时开始，基督教传教士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试行以基督教的观念去代替儒家传统。他们这种努力的结果如何，现在就从精神上的价值去作一个评断尚属太早。人们或可以说，就现在可见到的结果有消极与积极两方面。但在此不去详加衡量了。其使个别的中国人，尤其是使不少受教育的人士淡视他们自己与其文化的不可分的感觉，是一不可忽视的现象。

第二个因素则是一少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地去摧毁儒家的传统，关于这一点我于本序言中将略为多说几句。有两个人的名字常与这一运动有关。一个是鼓励共产党的陈独秀先生，另一个是约翰·杜威的门徒胡适博士。当这两个人在早期紧密地合作着时，胡博士铸造了一个“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获得了若干程度的成功。他的主要的论题是中国的文化的传统被推倒而让位于科学的人生观。他说科学的人生观不单只应被应用于伦理学及形而上学上，同时亦应被用于中国的社会制度上。不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开始赞扬宋代的儒者，但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宋儒为人的良心的自由而作战，并不是因为胡氏接受他们的儒学立场。胡博士现在仍坚持他原来的观点，这我们可以从他最近在美国西雅图中美文化协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上见到。《中华传统和它的未来》没有否认儒家人文主义的价值，但胡适博士在那演讲内要强调的是指清代学者语言学工作上的价值。那对他是“证据的探求”，这是科学的方法应用的结果。

要了解胡博士的立场，须要追溯到约翰·杜威的实验主义，因为他的立场是由此而来的。杜威的敌视西方的理性主义是人所共知的。在他的《哲学的重建》一书中他说：

“理性”作为与经验分别的一个心理机能，引导我们到一个超越界的普遍真理，现在开始对我们成为疏远的、无趣的和不重要的。“理性”如康德派之所持而视为引导普遍性与规律性于经验中的心理机能，对我们越加成为多余的——成为在传统的形式主义和费力的术语名词之上所增附不必要的创作。^①

这似很清楚地表明了杜威对于理性的态度。但当康德坚持谓“知识始于经验”时，人们有权利去问杜威是否适切地了解了康德。在同书另一地方杜威表明了他的观点：“理性作为被历史上的理性主义所运用言，已倾向于不小心、自夸、不负责任和严厉——简言之就是绝对主义。”^②主张理性主义引导至绝对主义，最低限度说，是一种过分的言论。康德、笛卡儿和斯宾诺莎都是运用理性主义去反对杜威所非难的真正绝对主义，故他们任何一人都不能被控告为绝对主义。杜威如此地轻视理性主义好似就是胡博士用来作为他的衡量儒家和新儒家思想的武器。和杜威一样，胡博士亦以为“自然科学方法和结论是适用于道德性理论和实践的”^③，我是坚决地否认这一观点的有效性。这种科学万能和科学方法万能的观点是胡博士早在一九二三至二四年当科学与玄学之价值被热烈地讨论时所发表的。那时我反对他的立场，现在我仍然反对。但是我们应公平地说，儒家思想在胡博士开始打倒它之前，久已有衰落之象了。

^① Onwey, John,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Beacon Press, 1959, p. 95.

^② 同上, p. 97。

^③ 同上, p. XIV.

无论如何，正如在人的生命中有一种节奏，在人类的思想中亦是一样，人类的思想有永久存在的性质者，当适当的时间来临时将要复活。在整个中古时期柏拉图差不多完全被遗忘，亚里士多德被置之不问，但不管如何地用力去压抑他们，他们是不能永远地被压抑的。当他们的著作于君士坦丁堡被发现，并被翻译时，随着来了一个经典思想的复兴，这直延续至今日。

我觉得儒家思想亦是如此。在香港由钱穆先生与其同事唐君毅先生所领导的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评价和重新信仰的一个中心已被建立。由王道先生在香港所主办的《人生》期刊成为了这一运动的一个重要机构。《中国文化宣言》一文，于两年前已经由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徐复观先生和我自己共同联名发表，并已翻译成英文附录本书之末。这些都是儒家思想将获得新的承认和将要尽它的规范中国人或全世界的生活和思想的本分的一些显示。^①

在结束这序言之前，让我重述我在本书所说的关于西方对中国思想的冲击。如果只是西方的重要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以及民主的政府和行政管理的演进被中国思想家所认识，没有不幸地陪伴侵略或帝国主义的形式而来的痛苦和怨恶，中国的情形会完全不同的。如果中国去了解西方如去了解佛教一样，那会有一种接纳的心灵、一种友谊的反应，此可能有很好的效果。实际上，整个十九世纪在政治上、社会上西方对中国的冲击与在文化上和精神上西方对中国之冲击，同样是毁灭性的企图。它要求中国的传统的价值被搁置下来，或甚至失去其自身之同一性。那就是为什么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采用一种一厢情愿的以博物馆中的死物为材料所需要的研究方法。结果是本当友谊地合作和乐意地接受的地方，竟以敌对、破毁，以及抵抗的态度对付之。

我很乐意再次表示对许多朋友对本书出版所给予我的帮助的感谢之忱。他们慷慨地花那么多时间帮忙我，而本书的看法仍应

^① 参照：*Within the Four Seas* by Chang Hsin-hai。本书强力地辩护儒家思想，并试图改正应负责今日世界混乱的误导政治观念。

由我自己负责。感谢国会图书馆东方部门的同仁,特别是吴博士(Dr. K. T. Wu)和他的同事,他们特别给我许多帮助,苏特博士(Dr. Rufus Suter)经常鼓励我,使我工作较愉快,他的西方哲学知识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事实上对我也很有帮助。

我深深地感谢能经常得到老朋友张歆海博士的帮助,他是菲尔赖狄更生大学(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的人文科教授,他在这本书的准备和写作过程每阶段中,于时间上无限地帮助我,并在困难事上给予帮助。他东西方历史思想上广博的知识,对我的计划,是很多灵感的泉源。倘若没有他的帮助,我敢说这本书将很难完成,其他的我就不用再说了。

甚至张博士能在一一个危机中,跳进混乱里头,答应书写附录和参考书目的中文字,以消除紧张。事实上,我一直记得马尔库斯·涂留斯(Marcus Tullius)的话:“Quam multa enim, puae nostra causa numquam faceremus, facimus causa amicorum。”(有多少事对我们为朋友而做,对于自己来说是从不可能做的)于是表现出了在中国人中,儒家价值世界又如以前一样是活生生的。范先生,史丹佛^①大学一位优秀念哲学学生,很成功地将《中国文化宣言》译成英文,将中国哲学的观念译成通顺的英文是件很困难的工作,对于此,我表示对他的欣赏。我也爱怜地感谢两位女儿张敦华和张敦复,她们负责誊打草稿和编订索引。

张君劢

① 今译斯坦福。——编者注

目 录

序	恒慕义	(1)
再序	张君劢	(3)
第一章 导论：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及其与西方哲学的比较		(1)
第二章 理学的基本原理		(23)
第三章 理学所确立之政治及文化制度		(34)
第四章 理学的先驱：韩愈		(49)
第五章 韩愈的弟子：张籍与李翱		(65)
第六章 佛教及于新儒家之刺激		(73)
第七章 周敦颐之宇宙论		(90)
第八章 邵雍与张载之宇宙论		(106)
第九章 宋儒哲学之理性基础(一)——程颢		(124)
第十章 宋儒哲学之理性基础(二)——程颐		(139)
第十一章 自程颐迄于朱熹之过渡时代		(156)
第十二章 集大成之朱子		(163)
第十三章 朱子与陆象山		(194)
第十四章 朱子与陈亮		(210)
第十五章 自宋末迄元初之儒家哲学		(226)
第十六章 明代哲学之特点		(241)
第十七章 王阳明		(251)
第十八章 王阳明与罗整庵、湛若水之论辩		(284)

第十九章	王学之分歧	(300)
第二十章	王学之衰落与日本阳明学之兴起	(329)
第廿一章	东林学派刘蕺山及四部哲学史	(342)
第廿二章	明清交替与徐光启	(358)
第廿三章	朱舜水	(369)
第廿四章	顾炎武	(383)
第廿五章	黄梨洲	(396)
第廿六章	王船山	(414)
第廿七章	颜习斋	(436)
第廿八章	回到程朱运动	(453)
——张扬园、陆桴亭、张武承、陆稼书、张伯行		
第廿九章	考证学派戴东原	(466)
第三十章	反对考证学派之先锋	(482)
——章实斋、方东树		
第卅一章	曾涤生之复兴宋学运动	(498)
第卅二章	西学东渐时代之思想界	(519)
第卅三章	儒家思想复活之基础	(541)
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		
·····		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
编者跋	孙善豪	(596)

第一章 导论：中国历史上的儒家 及其与西方哲学的比较

中国是儒家的天下。中国人的人生观绝大部分是受孔子的影响；说得更正确一点，我们可以说，儒家的观点建筑在中国古代传统之上，因此，孔子和中国人的观点都是从这个根源而来的。

中国人的这种观点肯定人类世界和现实生活。所以中国人最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肯定人生事务，认为与邻人和睦相处为人生第一要务。

儒家思想方式与实际人生或生活具体事实中所表现的有关。这种思想方式不崇尚抽象的讨论。这不是说，儒家对于与生活有关的普遍原则也没有兴趣。孔子就喜欢追求外界的知识。他劝告弟子多认识虫鱼鸟兽草木之名。^① 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博学而未成为一技一艺名家的人。^②

孔子门下有众多弟子——三千左右，因此，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周游列国，希望找一个实现自己改革理想的机会。可是，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这个机会都没有出现。在诸侯之中没有一个国家用他。于是，他回到鲁国，致力于古籍的纂述。这些古籍后来成为中国的经典。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儒家是不是宗教？中国人把孔子看做圣人、导师、个人人格修养的典型。甚至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儒家和佛家两套思想体系也立于同等的基础之上，这两套思想体系的拥护者之间，虽时有争论，但从未产生儒家是不是宗教的问

^① 《论语》第十七，《阳货篇》，第九章。

^② 《论语》第九，《子罕篇》，第一章。

题。直到中国和西方接触以后才发生这个问题。欧洲来的传教士——最初是十七世纪的天主教传教士，然后是十九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总觉得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耶稣会和多米尼教团传教士只涉及崇拜祖先的问题；基督教传教士则集中注意力于儒家宗教的一面。

例如，苏赫尔(W. E. Soothill)在他所著《中国的三大宗教》一书中说：“中国有三个被承认的宗教。在三大宗教中，儒家通常被视为国教，但是道家和法家也是被承认的。佛教从印度传入，儒家和道家都是本土宗教，是从同一根源产生的。原始宗教源于史前时代相信灵魂存在之说，可是，在儒家和道家分道扬镳以前，这种原始宗教早已达到相当高的阶段，不过，仍然保留着它的灵魂说和神奇因素。”^①

苏赫尔的前辈、牛津大学名教授，亦即经书的翻译者理雅各(J. Legge)，以“我用儒家两字，主要是概括中国古代的宗教”这种态度，企图在他所著《中国的宗教》一书中回答“儒家真是宗教吗？”这个问题。^②

我要特别强调，这种解释儒家的方式完全是西方的。中国学者一定觉得奇怪。

中国人从来没有把孔子看做是先知或教主。孔子也从来没有自称为主或光。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③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④换句话说，孔子根本不想谈超现实世界或创立宗教。

苏赫尔和里雅各两氏认为儒家思想中含有中国宗教的原始观念，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宗教的根本观念是产生在几千年前的，是产生在一个孔子无法证实(accountable)的时代的。孔

^① Soothill:《中国三大宗教》，24页，该书为牛津大学版，1923年伦敦出版。

^② J. Legge, *The Religions of China*,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881, p. 4.

^③ 《论语》第七，《述而篇》，第十九章。

^④ 《论语》第十一，《先进篇》，第十一章。

子只是继续遵守过去许多世代留下来的礼俗，可是，这并不等于建立一种礼拜的方式。

下面是孔子自己关于宗教方面所说的话：“祭如在，祭神如神在。”^①换句话说，孔子采取“如”(as if)的态度，正和他对来生的态度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过去两千年中，没有一个中国学者把孔子看做宗教的创立者。印度、阿拉伯或巴勒斯坦有这种宗教的创立者，但中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儒家思想看做一套伦理或哲学体系而不看做宗教的缘故。

儒家不但不是宗教，甚至当做伦理或哲学体系来看，在历史过程中也经过很多变化。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全貌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百家”时期与各家并立的儒家；(二)前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期的儒家；(三)为佛道两家势力掩盖时的儒家；(四)再生的儒家或儒家的文艺复兴，即本书所谓新儒家的特别主题。

(一) 百家时期与各家并立的儒家

这个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开始的时期，也是春秋时期，孔子的《论语》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他的伦理和哲学观点都包含在这本书中。孔子主张“正名”。所谓正名，意即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身份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去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那么，社会就会秩然有序。我们还知道，孔子提倡仁，把仁看做其他一切德行之根本，或培养其他一切德行的起点。虽然他说过他的道可一以贯之，可是，却用种种不同方式讨论道德问题。他将自己思想比做“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②的流水。

曾有隐者劝他不要自找麻烦，不要存着拯救人类命运的念头。

① 《论语》第三，《八佾篇》，第十二章。

② 《论语》第九，《子罕篇》，第十六章。

从这些隐者的话中,我们可以想到,他们是道家,因此都是与孔子相对立的。

另一派反对孔门的是墨家,因墨子主张兼爱。兼爱之说和孔子主张的由亲而疏的爱相反。墨家主张薄葬、非乐。墨子摩顶放踵辛勤不懈地宣扬他的主张,无疑地,他协助宋人谋划防守京城一事,大家都知道,这对他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战国时期(公元前四八〇——前二二二年),孟子继承儒家的传统。他阐扬孔子的学说,比孔子本人更详细。孟子提出一套主张,提出人性本善以及直觉知识之说。他强调理性心的功用,主张政府应该实行仁政,应该效法尧舜。尧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

虽然在理论上孟子有助于儒家,可是,在要求诸侯的实际支持方面,和孔子比起来,不见得更成功。在孟子那个时期,最享名的,要算苏秦张仪这类的纵横家。张仪倡连横之说,主张六国亲秦;苏秦则主张合纵之说,联合六国共同抗秦。从某些方面看,这些纵横家很像古希腊时代的辩士,他们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们的主张关系许多王国的命运——秦或其他六国。

孟子时代另一派享名的是法家。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之徒,主张严刑峻法,取消贵族特权,实施成年男子普遍兵役制度以及增加粮食生产。法家认为:“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佚无战。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敌不至必贫。”^①这些话显然是攻击儒家。

无疑地,与法家比起来,孟子对封建诸侯没有献出更好的意见。而且,法家还知道如何适应当时的种种问题。因此,在当时政治上握有实权的,不是孟子而是法家。

与孟子同时而年代稍后的另一位儒者荀子,虽与孟子一样,也发扬儒家思想,可是方向不同。荀子说自然之性。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子是性恶论的主张者。他弟子中一部分人成为法家。

^① 《商子》(《商君书》),第一章,第四节。